

# 天主教在法国 据越侵华中所起的作用

## ——兼论近代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的建立

韦福安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系, 广西 崇左 532200)

**[摘要]** 从 16 世纪末法国天主教开始进入越南,到 19 世纪末法国把云南和两广地区包括海南岛在内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天主教始终扮演着法国政治经济侵略先行者的角色。近代法国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的最终完成,很大程度上基于天主教在印度支那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对广西的控制。法国人在环北部湾地区的这种具有明显的政治、宗教、思想文化和经济综合控制的特点,也使得近代环北部湾地区被强权入侵时,在商贸活动、人口迁移等文化交流与传播中获得了多元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 天主教;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 B97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834(2010)01-0019-06

法国自 1585 年遣派传教士进入越南,到 1884 年 8 月 25 日签订中越《顺化条约》并取得对整个越南的保护权,前后经历 300 年。之后,经过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参与列强对中国一系列的抢劫和分脏,法国实施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战略。这个过程,处处体现着宗教的先导作用。

### 一、法国传教士在东南亚的 传教活动与殖民扩张

#### (一) 法国异域会在印度支那的传教活动与殖民扩张

法国传教士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泰国历史学家琼赛所言:“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史是法国传教士一手写成的。”<sup>[1]</sup>更有学者明确指出:“1585 年,有 Georges de la Motte 至柬埔寨,开法人来此传教之先河。”<sup>[2]</sup> 639-640 这个时间远远早于法国殖民军队到达印度、柬埔寨等国的时间。法国传教士在越南的活动中,耶稣会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得起了开路作用。他于 1624 年进入越南,“以六月之力,习

安南语,颇能以土音演讲教义,郑柁(安南相国)亦敬爱之”。<sup>[3]</sup> 亚历山大罗得在越南南北各地先后活动了 21 年之久。他创造了拉丁化越语拼音文字,后来该文字成为现代越南通用的国语文字,为法国教会在越南的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649 年 5 月 17 日,亚历山大罗得回到罗马,竭力宣传在安南设立教会组织之必要。此行结果,于法国在越南势力之开始与发展,关系甚巨。<sup>[4]</sup> 33 回到欧洲期间,他专心著作,叙安南历史语言风土情状,促时人注意越南。<sup>[4]</sup> 36 他的宣传在欧洲“影响甚巨”,“越南设主教之事,一变而为法国国事矣。”<sup>[3]</sup> 16 从此,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越南的传教活动带上深厚的政治色彩。

法国在越南的传教组织主要是异域传教会。它是在罗马教廷与法国统治阶级的积极支持下于 1658 年成立的法国第一个海外传教组织。17 世纪初,罗马教廷已经意识到西葡两国对传教权的垄断、两国争夺“保教权”而展开的殖民纷争对传教运动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罗马教廷于 1622 年成立了直属于罗马教皇的“传信部”(宣教会),主张“传教没有国籍”,希望把各修会统一在罗马

**[收稿日期]** 2009-06-25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厅 2007 年度科研项目“近代法国的‘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研究”(200706MS109)。

**[作者简介]** 韦福安(1972),男(壮族),广西大新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

教皇的直接领导之下。不过,此举遭到受西葡“保教权”保护的各修会的强烈反对。17世纪中期,“传信部”只得并入法国的巴黎异域传教会,其世俗传教士只能在西葡两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传教。<sup>[5] 867-880</sup>在此背景下,法国王室也把海外传教活动纳入为本国殖民扩张政策服务的轨道。<sup>[6]</sup>异域会成立不久,经过法国人的多次活动,1658年,罗马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任命巴吕为爱利奥波里大主教及东京(越南之北圻)教皇代表,管理中国滇、黔、湖广、川、桂五省之精神行政。此外,烂伯尔及高多林第亦被任命为教皇代表,负责中国(南方四省及海南岛)、越南的传教工作。然而,烂伯尔1662年末只抵奥地利即暹罗亚犹地压首邑,高多林第抵孟加拉湾海岸后病歿。<sup>[7] 10-11</sup>1680年,巴吕又被任命为东京(越南)教皇代表,兼管闽、浙、苏、湖广、川、黔、滇、粤、桂,并作为中国全国一般之精神行政。由于得到法国统治阶级与罗马教徒的承认与支持,异域会从17世纪60年代起的数十年间,在中国以及越南,特别是在越南,传教活动取得了成功,并使在越南的耶稣会教士完全归服法国传道会。至19世纪初,天主教可以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越南天主教徒在北部东京地区估计有30万,在南部交趾地区约6万人。<sup>[8]</sup>以至于在越南的异域会传教士,甚至在法国国内的支持者也吹嘘说:在远东,法国“依靠了宗教的因素,补偿了其在商业上的不足。”<sup>[6]</sup>

异域会在越南的成功,一是由于当时越南国内存在深重的阶级剥削与压迫,国家分裂和封建主之间相互频繁征战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沉重的赋税,引起人民对统治者、封建旧礼教的不满,人民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与精神绝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的到来,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当一个社会出现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或心理危机时,人们就会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发生动摇,转而去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和社会理念。”<sup>[9]</sup>异域会所布的天主教正是这种新的信仰与社会理念。其次,异域会传教士通过培养当地人教士,建立严密的教会组织,利用西方的科技与文化以及采取贿赂、收买越南的王公贵族与各级官吏以达到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等手段,极大地促进了法国天主教会势力在越南的扩张与渗透。<sup>[6]</sup>更为重要的是,法国传教士的执着,最终建立了法国在安南的宗教势力。法国传教士从进入印度支那到此后的两百年里,传教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安南和广南朝廷君相都忌恨传教士,时而实施虐杀。《澳门记略》记载:“昔西人有行教安南者,举国惑之,

王患之,逐其人,立二帜于郊下,令曰:从吾者宥之,立赤帜下;否则立白帜下,立杀之。竟无一人赤帜下者,王怒,燃炮杀之尽。……西人亦卒不敢往。”<sup>[10] 153</sup>又据当时传教士记载,自1712年至1773年60年间,安南宣布严禁教士传教者五次。<sup>[3] 19</sup>因而西方诸国大多视越南为畏途,惟独异域传教会极力坚持在印度支那延续发展宗教事业:“罗马与法国政府皆劝该会移其力于北京、波斯、本地治里等处,该会皆辞谢不肯,反请悉力担任安南广南诸地传教事业。”<sup>[4] 143</sup>因此,法国人得以垄断印度支那势力。可以说,法国最终拥有印度支那的保护权,应归功于异域传教会。

然而,在越南的异域会教士并不只是信仰的传播者,其背后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促使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法国资产阶级在越南进行商业掠夺的情报收集者,甚至直接参与了在越南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是,传教士在法国对越南的军事扩张上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18世纪末叶在越南传教的百多禄主教充分意识到“在交趾支那建立法国的营地将足以平衡英国对印度的巨大影响,并可使在印度的法国人取得供给的保证和较欧洲近得多的帮助,将保证对中国所有海域及其岛屿的控制,最终将使法国完全掌握世界一隅的贸易。在战时,我们便可以拥有一个战舰的可靠基地”<sup>[11]</sup>的重要性。他屡次引导法国侵略越南。他在给法国国王的奏折中说:“据臣所见,吾等倘于交趾支那建造殖民地,洵达此目的最稳妥、最有效之办法。且就该国家之出产与口埠之势而言,吾等倘将该地占据,则无论平时战时,受益将匪浅鲜。……将不难破坏英人一切显欲向东方发展之计划。……此外尚有其他利益,目前或非急切,然将来将甚重要。此种利益将由开采该国天然富源及开辟商道,沟通中国中部得之。此商道既辟之后,则此吾等尚不甚认识之国家之财富,将源源而来,尽归于吾等矣。”<sup>[12] 143-44</sup>此后近百年,法国政府始终未放弃对据越侵华政策的贯彻实施,“自拿破仑三世以迄十九世纪季年,其积极谋以印度支那为根据,通中国西南诸省之政策,始终一贯,未尝变更。”<sup>[3] 155</sup>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叶,外国商人、教士和“矿学家”如庞培理、安特生、威廉逊、李希霍芬等人就深入中国内地到处考察矿产资源,纷纷写出报告,并建议如何开采,如何修筑铁路以解决运输问题。<sup>[13] 115</sup>1879年6月8日,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公开叫嚣:“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

人。<sup>[14]</sup>法将安邨证实红江为华越交通之要道时提出:“由东京、北圻谷中开辟商路,以与中国南省通商,此为法人在东方之最要之事。”<sup>[15]</sup>法国凭其据越侵华的一贯政策,终究实现其在印度支那扩张经济势力的夙愿。

## (二) 建立印度支那殖民地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在亚洲南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法国控制了越南作为入侵中国南部的跳板;利用越南阮朝封建统治集团在战胜西山之后倒行逆施,扼杀刚刚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有利时机,使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复杂。1847年借口本国传教士被杀害,在土伦(岷港)击沉了顺化朝廷的 5 艘船只。1856年,法国舰队又再次炮轰土伦港,1858年至 1883 年对越南连续发动了 3 次侵略战争。1862年 6 月 5 日,越南被迫签署了《同法国和西班牙的友好条约》,第一次确定法国在越南政治经济宗教势力的根据。为了打开中国西南大门,法殖民者于 1873 年开始向越南北方扩张,挑起第二次法越战争(1873 - 1874 年)。法国通过 1874 年 3 月 15 日签订的第二次《西贡条约》,对交趾支那享有无可争辩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利用红河作为与中国西南经商的通道。1884 年 8 月 25 日更通过《顺化条约》的签署,取得了对整个越南的保护权。

## 二、天主教在以北海为中心的环北部湾地区的传播与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的建立

### (一) 法国在环北部湾地区的宗教传播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强掀起了瓜分非洲和亚洲的狂潮,制造各种借口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法国以往所惯用的在非天主教地区以田园诗般的情调拓展殖民地的宗教传播的行进速度的方式,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前逐渐失去作用。经济侵略先行者的角色扮演得较为困难。但在以北海为中心的环北部湾地区,天主教的传播活动虽并不能像它在印度支那那样顺利,却仍继续明显起到政治经济侵略的先导作用。原因有二。其一,18 世纪末教皇剥夺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权以及中国的禁教政策的打击。1773 年 7 月 21 日,教皇下谕旨将耶稣会取消。1783 年 12 月 7 日教皇下谕旨令“组合传道会”取代北京耶稣会继续工作。而且,谕旨在凡尔赛也得到法王路易十五的认可。传道会曾经三次推辞,后来亦只能接受。<sup>[15]</sup>中国方面,康熙帝在位后期也曾禁止教士

之“宗教的活动”<sup>[16]</sup>卷十九 16 - 17;卷十七 211 - 212。在华传教士被投放到监狱,获释之后也尽遭驱逐出境。其二,法国在印度支那通过宗教文化传播“合法”地得到越南作为其保护国,并将越南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尽管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当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合法”取得侵略特权后,法国看到赤裸裸的暴力掠取的成果远比相对温柔的宗教渗透所得更快更直接,而且更容易达到侵略目的;但是,法国天主教并未停止它在中国的宗教活动。而直到中法《黄埔条约》签订,法国才把在华自由传教和建立教堂附于条约之中,传教形式和内容并随政治经济特权进一步丰富和深化。<sup>[17]</sup>虽然按照约定,法国只能在五口通商地开展传教活动。但事实上,法国并没放弃在中国西南内地的传教活动,毗邻越南的广西自然是天主教扩张的重要目标。1848 年,时任巴黎外方传教会驻香港的两广教区教主的李播违背条约规定,曾几次派人入桂活动。均未得逞后,他不得不改变策略。1852 年,李播命外方传教会教士马赖从香港取道贵州,寻找入桂通道。1856 年底,马赖因触犯刑律被处死,引发西林教案,法国便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于 1860 年强迫中国签订中法《北京条约》,取得进入内地传教特权。<sup>[17]</sup>自康熙禁教后,凭借《北京条约》法国重又取得在中国内地的“合法”传教权。

天主教入桂的步伐加快了,天主教入桂的线路有三条。经广州进入广西南部的灵山、涠洲岛等地,这条线路是天主教大规模正式入桂最早的一条。它又可细分为两条:一是广州到灵山线,一是广州到涠洲岛线。因此,灵山和涠洲岛成为天主教在广西沿北部湾地区的两个最主要的传教基地,并由此进一步向北海、合浦、钦州、防城等地辐射。巴黎外方传教会进入广西南部沿海地区始于 1858 年。在此之前,广西灵山县坪心乡曾有村民在广东肇庆入了天主教。之后,他回乡向村民宣传天主教思想,带动一批村民信教。他还到广州请来了正在那里传教的法国籍神甫圣梅,坪心乡坪地塘村建教堂很快成为一个传教基地。<sup>[18]</sup>天主教传入涠洲岛则是另一种情形。涠洲岛从 1578 年就有人定居垦耕。1662 至 1806 年,清廷以海盗出没频繁为由,三度逼迫涠洲居民内迁,树碑封禁。1867 年重开岛禁,移雷州、廉州船户客民于岛上,重兴岛上田庐。涠洲岛天主教徒则为来自广东的移民。当时,广东、福建等省一部分地方发生宗族械斗,有少数客家宗族大姓受驱逐流

浪广州,生活不能解决。法国文神父乘机向他们宣传入教,答应入教后,找地方给他们安居乐业。随后,文神父带领大部分人南下至遂溪,得知涠洲岛能居住数千人。1867年由错士神父正式带领1000多人,到岛上居住。错士神父以贱价大量收买岛上土地,出租给教徒耕种,借以控制教徒,又组织岛上村民在村边筑起围墙,还购枪将教徒武装起来,以抵御海盗。1868年宗立神父从广州来到涠洲岛,进一步发展教徒。接着,法国天主教会先后在盛塘、城仔、斜阳各修建教堂一座,涠洲岛遂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sup>[19]</sup>涠洲天主教堂当时属法国远东传教会广州天主教区管辖;而它又管辖高雷廉防区域内的12个县的教堂,成为雷廉地区最早的法国天主教基地。以后,法国又分别在城仔村和斜阳岛各建一处教堂。据民国《合浦县志·海防》中记述:“近来村基重辟,寓客四五千人都入教也”。

《烟台条约》第三端“通商事务”第一款约定中国“议准在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驻扎处所”。<sup>[20]</sup><sup>[320]</sup>1877年4月2日北海正式开埠。西方殖民势力大量涌入,争先恐后在北海建立领事馆、教堂、海关、医院、学校等。1879年,法国巴黎对外传教会在北海成立天主堂。随着教徒增多,1922年成立北海天主教区,由巴黎传教会直接领导。主教府最初设在涠洲岛天主堂村(今盛塘村),后改设在广州湾(今湛江市)。两年后,由广州湾迁到北海红楼圣德修院左侧,是当时广东七大教区所在地之一。

宗教地理学认为,地理位置与交通条件的便利与否,决定了它对宗教传播、分布的影响程度。我国东南沿海、沿江平原地区,尤其对外通商口岸则成天主教、基督教在我国的较早传播地和进一步向内地传播、扩散的基地。<sup>[21]</sup><sup>[66-67]</sup>与商业贸易的发展促使市场向腹地进一步推进一样,广西环北部湾地区的天主教传播、扩散分布格局基本上也遵循这一点轴扩散规律。天主教在涠洲岛登陆建立传教基地后,主教府先沿航线东迁至湛江,两年后向西迁至北海。接着,以北海为据点渐次沿交通干线向防城、钦县、合浦等内陆地区传播开去。

北海教区成立,其辖区分布在广西和广东两省,管辖高雷廉防区域内的12个县。在广西境内有合浦(含北海、涠洲岛)、防城、钦县、灵山等四个县,曾有过58名外国籍神甫到北海教区传教。

到1949年,北海教区(广西境内)有教堂12座,外国籍神甫12人,中国籍神甫9人,教徒总数为680多人。<sup>[18]</sup><sup>[110-21]</sup>至此,法国天主教成为了近代史上洋教在环北部湾沿岸最大的教派。

从广西的近代化历程看,英国在西江流域具有明显的商业优势,基督教亦随商业扩散而主要分布在西江流域;而北部湾沿海一带自北海开埠后,法国势力不久即超越英国,致使天主教堂在这一带分布最为密集,甚至一个市、镇内有多座天主教堂存在。这与北部湾沿岸地区商埠的分布格局趋于一致,涠洲、北海、东兴三地因位于沿海、沿边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联系周围村镇的商品集散中心,人口流动频繁,有利于教堂传播天主教思想和发展教徒。我们由此大致可以勾勒出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广西的传教过程中所形成的各自的势力范围,即桂西与环北部湾地带以天主教势力为主,桂东以基督教势力为主,桂中则是两教派交错共存,西江大致成为天主教势力和基督教势力的地理分界线。因为“在洋教势力向广西入侵的过程中,法国操纵的天主教以东南亚为主要依托,从西向东在广西扩展;美英两国支持的基督教,则以港、澳为跳板,从东向西向广西内地渗透”。<sup>[22]</sup><sup>[250]</sup>

## (二) 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的建立

天主教在环北部湾地区的活动同样扮演着政治经济侵略的先导。1868~1869年,英法两国联合抗议清政府对涠洲岛的干涉;1871年在法国的威胁下,清政府被迫宣布取缔。1898年,法国神父以防御海盗为名,运来1000多支三响钩枪,把教徒全数武装起来,涠洲岛俨然成了传教士为非作歹的独立王国。因此,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天主教在印度支那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和在广西的势力范围。

11北海开埠是法国实施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

北海开埠,外国商人蜂拥而至。他们认为:“北海的开港也许比其他各地重要些,因为它和海南岛的琼州、东京的海防相似。这三个港口合起来,足以给轮船经营全面海运的良好机会”。<sup>[23]</sup><sup>[369]</sup>北海的开埠正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进一步扩张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法、德、奥、日、美等国也相继在北海设立租界、领事馆、商行、教会、医院和学校。外国侵略者凭借手中掌握的海关、港务和航运大权,操纵北部湾地区的经济命脉。北海开埠初期商业不兴,英国遂把注意力转向西江,法国趁机取代英国

[民国]合浦县志1海防1卷3。

占据北部湾。几年后,北海对外贸易发展起来,国内北方和长江流域的货物纷纷经香港涌入北海。腹地大宗土特产品也纷纷取道北海出口香港畅销欧美市场。自然,香港本地消费也占一定比例。中法战争期间红河水道受阻,云南大锡暂时改走广西,以北海为新出口运往香港。法属安南的重税政策更使云南相当一部分外贸货物取道广西经北海出口。中法战争后,北海香港间建立了定期轮船航线,此举虽使广西传统的西江商道面临北海的蚕食,但北海通往内陆的交通条件仍有诸多不便。<sup>[24] 57</sup>因此,两条商路各具优势,得以并存。法国之垂涎于北部湾,不仅缘于其看到北部湾便利的货物集疏渠道,更有南流江沟通了北海与玉林及桂东南各地的联系,从钦州经上思或邕宁,走陆路可通桂西各地并可继续通达云南、贵州。而其最重要的目的,则是借助控制北部湾以及南流江与西江的沟通水道以截断英国从粤港沿西江入桂的商路。因为如要完成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占领,那么控制西南出海通道对法国侵略中国整个西南腹地并建立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就尤显关键。因此,北海开埠成为法国实施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

### 21 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的形成

中国在中法战争中不战而败。1885年6月9日,中法签订《天津条约》,约定在中国与北圻陆路交界指定两处通商处所。<sup>[25] 423</sup> 1887年6月26日,中法订立《续议商务专条》第二条,约定广西开龙州,云南开蒙自。蛮耗系保胜至蒙自水道必经之处,中国允开该处通商,与龙州、蒙自无异。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中国允许法国于龙州、蒙自两处设立之领事官及蛮耗设立之领事属下列。”<sup>[25] 448</sup> 1889年蒙自、龙州海关成立,蒙自、龙州正式开埠通商。

《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续议商务专条》给了法国在广西、云南两省的特权地位,成为法国此后在两省发展其势力范围的张本。1896年,法国借口参加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商务专条附章》,取得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权和筑路权。<sup>[25] 469</sup> 此约开启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夺取路权和矿权的先河。1898年4月,法国威逼清政府允准将广州湾租与法国。99年,清政府声明对越南邻近各省,绝无让与或租借他国之理。<sup>[26] 194, 278</sup> 1899年11月16日,中法签定《中法互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把广州湾划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范围,设

广州湾行政总公使署,受安南总督管辖。至此,法国完成了其在环北部湾的战略布局:以云南、广西为内陆依托,以印度支那半岛为前进基地,以琼州海峡为联结北部湾和广州湾的内线通道;以海军钳制南中国海交通运输线,以陆军巩固殖民地边界,以北海、琼州、龙州、蒙自、梧州、思茅、河口等通商口岸为窗口,构筑了一个环环相扣、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特征的利益锁链。为增强陆上机动性和通达性,为贸易开辟快速通道,法国开始筹划环北部湾的铁路修筑。第一步是完成纵贯印度支那主要港口、城市的铁路网。第二步是将铁路网伸入云南、广西、广东,使铁路成为“印度支那的两个地区同中国的连结线”。<sup>[27] 236</sup> 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此举将昆明、河口、河内、海防连成一线,实现了印度支那半岛和中国西南腹地的快速轨道联系。20世纪初,法国夺得西南铁路线的建筑权,已经形成占据我国西南国防线、包围我国西南地区的战略态势:“自法领海防经河内、老开以达中国云南,是为铁道之西线;自河内通过谅山、龙州以达南宁、百色,是为铁道之中线;由广东北海直达南宁,是为铁道之东线。”云南和两广地区包括海南岛在内被划入了法国的势力范围,近代法国的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最终完成。

## 三、余论

近代法国的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是在强权入侵和法、中、越三国交往主体不对等的背景下形成的,天主教与环北部湾殖民经济圈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尽管法国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学校的教育、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的控制特别严格,西方的语言、教育、宗教、医学、体育、音乐、思想观念逐渐渗入当地人的思想意识当中,但体现在地方语言、服饰饮食、节庆民俗、农耕文化等方面的客家、疍家等地域文化依然独特多彩。这意味着环北部湾地区虽蒙受强权入侵,但在商贸活动、人口迁移等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获得了多元的发展空间,既蕴含独特而丰富的民族传统文化,又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多层次与多元共生的文化认同正是它的最大特点。<sup>[28] 472 - 478</sup>

### 参考文献

- [1] 姆·哥·马尼奇·琼赛 1 泰国与柬埔寨史 [M] 1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701
- [2] OIHöberg, in Revue des Deux Mondes, Aug 11, 19271

- [3] 邵循正 1中法越南关系始末 [M] 1 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20001
- [4] Maybon, Histoire Modeme du Pays d'Annam 1
- [5] John W I W itek, The Seventeenth—Century European Advance into A sia: A Review Article [J] 1 The Journal of A sia Studies 53, no13 (August 1994) 1
- [6] 汪新生 1法国传教士在越南殖民扩张中的作用 [J] 1 东南亚研究通讯, 1984, (4) 1
- [7] Pallu, Relation abreg é des missions et des voyages des evesques francois, envoyez aux Royauiones de la Chine, Cochinchine, Ton2 quin, & Siam (Paris, 1668) 1
- [8] 约翰·F·卡迪 1东南亚历史发展(下册) [M] 1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1
- [9] 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1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 [Z] 1 上海:三联书店, 19871
- [10] 《澳门记略》下卷 1
- [11] 梁志明 1殖民主义史:东南亚卷 [M] 1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1
- [12] 百多禄奏, Noman, Tonkin or France in the Far East (London, 1884) 1
- [13] 孙敏棠 1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1 第一辑 (1840 - 1895 年上册) [Z] 1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71
- [14] 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中译本:第一卷 [M] 1 北京:三联书店, 19731
- [15] 张雁深 1中法外交关系史考 [M] 1 长沙:史哲研社, 19501
- [16]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concernant l'Asie, l'Afrique (Paris, 1780 - 83) 1
- [17] 王铁崖 1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M] 1 北京:三联书店, 19571
-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纂委员会 1广西通志 1宗教志 [M] 1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1
- [19] 北海市档案馆资料 1关于农村教徒工作调查报告 [A] 1 庾裕良 1天主教、基督教在广西资料汇编 [C] 1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85, (2) 1
- [20]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1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 (1840 - 1949) 上卷第一分册 [M] 1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1
- [21] 周尚意, 孔翔, 朱竑 1文化地理学 [M] 1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1
- [22] 钟文典 1广西通史:第二卷 [M] 1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91
- [23] 聂宝璋 1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 [Z] 1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1
- [24] 毛立坤 1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 [A] 1 安徽史学, 20061 (4) 1
- [25] 中国史学会 1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七册 [Z] 1 新知识出版社, 19551
- [26] 王绍坊 1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 1840 - 1911) [M] 1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1
- [27] 李开义, 殷晓俊 1彼岸的目光——晚清法国外交官方苏雅在云南 [M] 1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21
- [28] 拉里·A·萨默瓦, 等 1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 [D] 1 麻争旗, 译 1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1

## Catholicism and Round - Beibu - Gulf Colonial Economic Circle

WEI Fu2a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ongzuo 532200, China)

**Abstract:** From 16<sup>th</sup> century, when French Catholicism was first introduced as a pioneer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vasion into Vietnam, to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when France captured Yuannan, Guangxi, Guangdong and Hainan in his influence, the completion of Round - Beibu - Gulf Colonial Economic Circle benefited a lot from the established power of Catholicism in Indochina and its radiation in Guangxi. As a result of French overall control of power, religion, culture and economy in modern history, Round - Beibu - Gulf region gained multiple developments in trade, immigratio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 along with the colonial rule.

**Key words:** Catholicism; Round - Beibu - Gulf; Colonial Economic Circle; cultural exchange

[责任编辑 陆 衡]